

# 秋意款款来

◎钟芳

酷热的夏天慢慢退去，凉爽的秋天款款走来。站在季节的门槛上，我们感叹着时光匆匆，岁月无常，不禁喃喃自问：秋真的来了吗？其实对于秋，我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期盼：酷暑时节骄阳似火，屋外晒得滚烫，屋内烤得像蒸笼，夏天的张扬跋扈让我们有点举步维艰，然而只要想想秋天到来时湛蓝高远的天空，秋高气爽的样子，心里就会涌出丝丝的清凉。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确如此，只要一进入秋季，暑气就踪影全无，此时的蓝天淡泊安宁、白云飘逸悠扬、阳光和煦恬静、风儿清冽凉爽、雨儿稠密晶莹，空气清新宜人，带给我们一个舒适愉快的节气，正如古人所说：“天凉好个秋！”一层凉意一层秋，从早晨开始，就有了些许寒意的户外，空气已习惯了晨练。清晨换上跑鞋，走出户外，空气中飘浮着浅浅淡淡的烟雾，雾气触

在脸上，也浸润着心里，感觉是那么的舒畅。

沿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慢跑跑起来，阵阵凉意迎面拂来，被昨晚秋雨冲洗过的天地多了几分明净，多了几分豁达；同时也多了几分寂寥，多了几分萧瑟。就仿佛在一夜之间，一阵风一阵雨，秋天的步履就如约而至了。我试图去寻找晨曦的第一缕霞光，可是，骄阳似火的阳光不见了，东方的天际只有几抹淡淡的晕红色，笼罩着远远近近的景物，为它们披上一层金黄色，均匀而又明媚。

这时，一片树叶随着秋风如梦如幻地落下来，在空中打着旋儿轻舞飞扬，似有不舍，似有留恋地飘落在我脚下。我小心地捡起一片细细地端详着它，叶片脉络清晰，虽然没有了春天时的娇嫩，也没有了夏日时的强健，可那种金黄而又透底清凉的质地昭示着秋的成熟和迷人。不错，落叶是秋意的大手笔，在秋风的洗礼下，叶片在展示了它最后

的绚丽之后，落叶归根，化为尘土，尽情地渲染着一个季节的精彩，这个过程从容而悲壮。冥冥中，我心中滋生出些许生活的哲理和人生感悟：任何生命没有永远的翠绿和青春，一如人的韶华容颜，也将随着岁月的风尘老去；人生也会在那五彩斑斓、云淡风轻的秋季里成熟，在如天命中去铅华，呈现本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我眼中，秋天不是落日黄昏，不是枯藤老树，而是金色的醇香与丰收的喜悦。

秋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在一年四季之中，我是最爱秋天的。春天尽管生机勃勃，但却掺杂着几许喧闹；夏天虽然热烈奔放，但却充斥着一些浮躁；至于冬天，虽然会有漫天飞舞的雪花，但总体而言也太单调枯燥了些。而秋天的美是充实的，饱满的，满目绚烂的，你看那枝头累累的果实，既昭示着生命的成熟与深沉，又赋予智慧与豁达的人生态度，怎不令人迷醉呢？

悠闲地漫步在在铺满红叶的田野上，放眼望去，满眼皆景。那金的稻穗、红的枫叶、白的棉花、紫的葡萄；那黄的叶、绿的树、红的花，还有那秋虫的呢喃、硕果的醇香、溶溶的月色。深蓝色的夜幕中高挂着一轮明月，用银色的光辉抚摸着大地，抚摸着乡村田野，农家小院的墙缝间、树底下、草丛中，各种秋虫儿都叫了起来，开始了真情的演唱：“唧唧”、“唧唧”、“吱吱”、“啾啾”……它们唱唱停停，停停唱唱，想让我此起彼伏的乡音秋韵乘着习习的晚风漫过天地间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如诗、如画、如梦、如歌，让人心旷神怡，更让人心驰神往……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实在挡不住这秋的魅力，只好张开双臂扑入她的怀抱，接受她深情地拥抱，我深深地陶醉在这个秋意款款曼妙而来的时节。

## 柴垛

◎董国宾

多有作者写柴垛，滚烫的文字童心撞撞，乡情四溢，抬头可见的瓦楞草，也流淌出化不开的乡愁来。久未归野的我思潮翻滚，情难自抑，于是我也写柴垛。也算拙笔走心，思想再去久远的故乡走一走。

回头走进岁月里，高高的黄土梁上，低矮的屋舍还没长高，安静地躺在不会变旧的时光里。几只红嘴雀“喳喳”地闹着，青亮亮的椋树叶抖着薄翅欢快地起舞。云海里，云朵如洁白的浪花漫卷时空，青林翠竹在一湾绿水边吐吐心声。夕晖泼洒的时刻，我家的柴垛在土梁一隅不声不响，几只山羊在临风的篱笆墙边作归圈前的小憩。

我离长大还远，一场风的距离捆着我无数的心思。娘还年轻，在第一声开门声中，迎着薄晨走向赖以生存的土地。粗朴的光影里，剩下的事情就是不会低头的树，一年一年活在篱笆墙边会说话的牵牛花，天天吵不够的鸡鸭鹅，荒野一样敞开的风门，还有不爱挪步的柴垛和没长大的我。

我在树下听一粒虫的鸣叫，一群不孤独的灰雀结伴从丛林里飞过来。几只快下蛋的白鸡在地上啄食，牵牛花爬上篱笆墙默默地想事情。南墙根的一头老牛农耕去了，两头小牛犊也走出了牛栏，我像屋檐下游走的光阴，在一片叶子下快乐地行走和生活。太阳升到半空，快活的阳光扑到地面又弹起来，我裹一件被暖阳照耀的小背心，斜着身子瞧了一眼院墙外长歪的细柳树，一抬脚就来到西墙边的柴垛旁。

柴垛在院子的最西头，不挪窝地呆在一天天过掉的时光里，自从娘把它安放在一个安静的归处，它就按自己的方式生息与变老。一天紧过一天的日子里，风多起来，树叶在空中翻卷，黄土梁瘦得只剩下一条细细的肋骨，肋骨上挂着几户人家，一家一户的院门被风吹得开一合。村西头的一棵老树死掉了，无数老不掉的树就扎成堆，聚集在一个叫故土的地方晒太阳，一条条根脉在黄土梁的园子里生生不息地打磨岁月和时光。风能把人刮歪，把瓦片从房顶上打落，但不能把一件已经做完或未竟的事黄沙一样卷走。天滚着天，月滚着月，年滚着年，浓郁的日子一天天走过去又走过来，乡亲们一段走不完的路上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们瞪着眼睛看一个个柴垛高起来又瘦下去，瘦下去又高起来，还在四季的阳光下面对一朵花儿微笑。

我家的柴垛还没高过房顶，但垛腰圆硕，一株株禾稞在长满五谷的庄稼地里栉风沐雨，努力长大之后，还要生存得长久和永恒，于是就在一条土路上，踩着娘的脚印，思想满满地走进黄土梁，走进娘的影子里，于我家鸡鸭鹅共存的杂乱小院里，层层叠叠相拥在一起，就成了我家的柴垛。从最东头水缸旁蹦上几步，我家高大的柴垛就耸在我眼前，滚了一地梦一样蓬蓬的夏草也没心思瞥上一眼。柴垛顶端摩挲着几片青亮亮的椋树叶，矮小的我目视高空，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年看过的地方，看到尽头就是一辈辈人踩出的一条无尽的路。正在长大的我像一片叶子被一场风刮歪，又被另一场风刮回来，和几间斑驳的老屋、牛圈、老榆树，还有篱笆墙和柴垛，相拥拥挤在一段时光里御寒和纳凉。一个早晨路旁的树绿了，一个早晨叶子黄落，一个早晨柴垛影子朝西边走，日头偏西时，又回过头来朝东边走。娘日复一日地在庄稼地里锄草捉虫和施肥，娘不知道我家那只白鸡已从柴垛影子里又走到南墙边，还有一只鸟鸣啾啾的树下饮水。娘还不知道我是在爬满篱笆墙的花丛间嬉闹，还是在柴垛的一小片影子里又蹦又跳。我的世界里，最大的事情就是把今天的时光过好。

我在柴垛倒影中掏出一个洞，蜗居其中洞可栖身，侧头可遥望碧蓝的天空和穿行的紫燕。日头仍在爬升，柴垛沐在日光中，我把一把把干柴移到柴垛另一边，它们走多远都是家。我一钻进柴垛就隐了行迹，又一个童年的小秘密在柴垛里住下来，村西头村东头的人都不知我的去向。长久地在一个地方踢腿和伸腰，换一下地方，时光就短了一截子。我在柴垛里挥拳，点头，与柴草一同吐纳和生息，快乐的牵牛花在一边吐艳，我的童年在柴垛的影子里一点点长大。

太阳西斜，柴垛染上金色，柴垛的影子在地面上缓缓拉长，在袅袅炊烟里又悠悠升上天际。远去的柴垛，缠绕着故乡的炊烟，缠绕着果腹的五谷和娘的劳作。一缕缕阳光照出的一小片柴垛的影子，是娘的影子，是父老乡亲不停歇的脚步，是岁月里活着的老榆树和爬上篱笆墙的牵牛花掀起的一波波香气，是故土的一缕情思化作一行行热泪，温暖地挂在两腮。



天伦之乐。苗青 摄

## 新龙

◎杨全富

一道秋日的阳光越过雅奢江南岸的山巅。在高原上，它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与生俱来就拥有的直行路线，如山脚下奔流不息的雅奢江水，顺着蜿蜒的山势倾泻而下，将丰满而温柔的光毫不吝惜地洒在蜿蜒逶迤的雅奢江上。及至后来，慢慢的铺满了整条大峡谷。

清晨，迎着已有几分寒意的微风，我站在则热寺下一座凸起的山包上，眼前，一条峡谷曲曲折折的静卧在那里，沐浴在这温暖柔美的天光之中。突然间内心深处升起一股暖流，那一份对这条峡谷的喜爱之情，就像山脚下河面上轻扬的雾气，在微风的吹拂下聚散依依。

按藏传佛教的说法，这条通过新龙的雅奢江大峡谷是去往“地之肚脐”的通道。据佛经记载，在这个雪山环抱的卡拉巴王宫中的赞普及朱古拥有超自然力的最高智慧，通过至今没有能行走完的名为“地之肚脐”的神秘通道与整个世界进行沟通和联系，从而牢牢地控制着世界，让世界始终处于均衡状态。这条峡谷两边的山为沙鲁里山，自北向南贯穿全境，为中生代三叠系地层，在地质学上十分著名，是地质构造中的遗迹及奇迹。

说到奇迹，这并不专指地貌的险峻及多样的变化，更多是指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以及在独特的气候条件下衍生出生物的多样性和完整的生态结构。全年平均气温7.4℃，1月平均气温-3.5℃，7月平均气温15.1℃。年降水量603.5毫米，年日照2160.8小时，无霜期115天。垂直气候变化显著，属典型的青藏高原亚湿润气候区。因此，使这个地域成为一个冬季温暖，夏季凉爽，宜居、宜人的天然居所。

在这里，因为有着独特的地势和宜人的气候，因此赋予了这片土地以最强盛的孕育生命的能力。且不说此处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高山松、云杉、冷杉、云杉、崖柏等，还有更多树形奇特、形状各异的树；也不说生活在峡谷两岸，山林里几百种珍稀野生动物，如黑熊、高山马鸡、红尾角雉、花色松鸡、金

钱豹、兀鹫等；也不说雪山草地上的名贵中药材，如冬虫夏草、雪山贝母、羌活、雪莲花等；更不必说山林间各种野生食用菌类，松茸、鸡油菌、羊肚菌……单说说的是一年一季无污染的青稞、豌豆、豌豆等，就已经让人赞叹不已。由于土地肥沃、日照充足，使这里的特色农作物具有时令，也更具有高原的特色，吸纳着日月的精华，风霜雪雨的磨砺，因此磨出来的糌粑才会更加的香甜，煮熟的豆类才会更加的美味。

在新龙，什么食材的名字前只要缀有新龙二字，即使是最普通的食物，忽然间就变成了改头换面了一番似地，陡然间变成了一种人间佳肴美味。菌类中的松茸、鹅蛋菌、犛子菌、猴头菇、灵芝……牦牛肉类中的干肉、坨坨肉、五香牦牛肉、手撕牦牛肉……这些在藏区司空见惯的食物，只要出产在新龙，入口之时仿佛原来的味觉之中又增添了一些不一样的风味。新龙，就像是上天遗落在地球上的一颗夜明珠，虽光芒内敛，却已是熠熠生辉。就像是当地有一句俗语所言“在这里，只要你随手插上一段枯木，它也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我的思绪就像山风一样在山谷间晃来荡去，这时候，一股幽香从遥远的天际飘来，轻轻的舔舐着我的脸颊。我茫然四顾，急切地寻找幽香之出处。远处，一座座山峰在深蓝色的天空下起伏不定，如善的脊背一样向着远处奔去。而近处，一棵棵白杨树的叶片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绿色的光芒。虽然时令已近立秋，我想，桃花灼灼、梨花如雪的花季早已离我们而去，这一道微香，绝不是花的味道；我又想，在这个季节里，山间野果满枝，村寨里苹果金黄、田地里雪豆挂满枝，但这些果实的外面都有薄薄果皮所包裹，那一缕香气却要留给有缘人品尝，它绝不会让风将其香气随意带走。这一道微香，也绝不是源自山野、村寨、田地里果香。除开这些，我的眼前只剩下山脚蜿蜒的河水以及在洒在水面上和山城里的阳光，再有，就是远处山脊上一排排藏房楼顶层袅袅升起的炊烟。

其实，我们都知道，阳光没有味道，水也是无色无味的。看来这神秘的幽香，也与眼前明晃晃金灿灿的光和奔涌而流的水无关，也许是炊烟的味道吧。

从则热寺下来，走在十字路口。这时，一位裹着红色发辫的康巴汉子手提一筐松茸叫卖着，从我的身边走过。我看着那一筐秋的色彩，再抬头仰望远处山峰顶上一溜黄绿相间的树林和近处草从中的勃勃生机，忍不住将内心的喜爱挂在脸上，让盈盈的笑容在入秋的季节里绽放。我发现，在雅奢江深刻之后形成的V字形峡谷中，时光来到这里竟然无法挪移，将四季轮换的任务随意扔给了在山巅调色丹青能手，将春夏秋冬描摹在雅奢江畔的沟谷两岸。只是它还没有那么张扬，将自己的身影小心翼翼的隐藏起来，让人因此有了无限的遐想，收拾起闲云野鹤的心，静静的去感受和触碰山间那一缕若有若无的色彩。

新龙，藏语名“梁茹”，意为森林间的谷。俗称“暗对”，意为铁打疙瘩。县城驻地，藏语称“珠母宗”，意为雌龙，因城后夏热山形如卧龙，1950年解放，藏语改称县城为“主沙宗”，“沙”意为新，寓为旧龙换新，故名。1951年废原县名“暗化”，更名为新龙，寓“龙获新生”。只要是来过新龙的人，毫无例外的都会粘上那么一点仙气，忽然间有了在头上系一束康巴红的愿望。

为了对新龙县城若龙镇能有一个全方位的观察，决定到县城对面的曲格山顶去。汽车在蜿蜒的马路上嘶吼着奋力向前，经过十几道弯以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山腰。从这里可以俯瞰整座县城，几条山脊从遥远的地方奔来，最后在山脚下聚首，都一头扎进雅奢江里。而山城就座落在山头相聚的地方，雅奢江来到这里后，忽然间变得温驯起来，在山脚下画了一个八字形后，沿着山谷向着远方静静的淌去。在江边，一排排具有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顺着江边叠叠而建，一条街道将整座城市一分为二，挟着河流一边的城市就像一把蓄势待发的弓箭，充满了力与美。而另一边，却犹如一只羽翼初丰的雏鹰，展开双翅跃跃欲试。再往上，一座座黄色土

墙和红瓦片盖顶的藏式民居互相交替着，连成一大片，其间也夹杂有几座黄瓦盖顶的庙宇，与山腰的绿树相接，组成了一幅高原特有的美景。

由于时间尚早，我们再次向着山顶进发，在颠簸的山路上，看着车窗外闪过的山林、草甸、白雾和空中飞舞的兀鹫，我的心已经迷失在这座山头上，彻底忘记了归程，跟随着车轮前进的步调，继续向着大山深处狂奔而去，就这样，一直开上了坐落于高山之巅的曲格村。几十座藏房如星星点点散落在草地里。来到村寨旁的活动室里，一群孩子在操场里作着游戏，看见我们后，围拢来，甜甜的笑容似初秋的阳光，明媚而温暖。虽然语言不尽相通，然而那亲切的语调 and 真诚的情感就像在梦中千百度遇见，犹如一道微光，在远古和未来之间闪耀、跳动。

在曲格村外，在一块山包上，十几座古塔傲然耸立。走近古塔，你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伟岸。它的塔身部分是一个平面圆形的覆钵体，上面安置着高大的塔刹，下面有须弥塔承托着。斑驳的塔身上，塔泥已有不少的剥落，有些地方显露出石墙来。古塔的圆肚里，堆满了大小不一的擦擦，与塔身外的风马旗、玛尼石刻和经幡在一起，受到信众的顶礼膜拜。抬头望，蓝色的天幕中，几朵白云晃悠悠的从塔顶飘过，当我用手抚摸常年被风霜雨雪侵蚀的墙体时，刹那间一股敬畏之情弥漫在我心头。夜晚，卧于雅奢江边，在梦中，我仿佛听见了骏马的嘶鸣声，看见暗中的先祖们正骑着骏马从古塔前飞驰而过，载着他的主人向着雅奢江大峡谷绝尘而去……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在房间里嚼着从街上商铺里买的新龙牛肉干，一边喝着二锅头，心底深处却隐隐生出一丝担忧来。真怕会应了“人间五十年，为天一昼夜。”怕我在新龙的几天里，远隔千里之外的故地会突发状况。当我回到栖居数十年的家时，一切都已面目全非——老宅已空，田野荒芜，那一头原本活蹦乱跳的小狗也上了年岁，掉光了洁白的牙……